

上古神话与当代叙事

——朱大可在清华的演讲与对话

时间：2019 年 4 月 3 日晚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会议室

一. 朱大可演讲：《中国神话的全球性基因》

1. 早期的全球化和世界体系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神话。这几年神话开始逐渐热起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对神话都不感兴趣，觉得这是小儿科，说来说去，小时候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小故事来对付我们，让我们像精卫那样去复仇，像愚公那样去移山，像夸父那样去追日，这是在挑拨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是有严重问题的。我们对神话的理解，往往陷入非常幼稚的认知状态。

好在最近这几年，《山海经》被重新认知了。前阵子好莱坞华纳公司推出了《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二部，《山海经》神兽驺吾，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说明《山海经》开始成为西方电影工业讲述神话的重要资源宝库，它已经被提到认知和运用的日程上来。今天我们不妨来说一说，包含在《山海经》里面的，当然也包含在其他神话里面的中国神话的全球性基因。

在讲全球性基因之前有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重新梳理一下。第一就是早期的全球化和世界体系问题。全球各国学者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从远古时期到上古时期，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化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现象。而且上古的全球化跟今天的全球化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时间变量。上古全球化需要上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时间，而今天，一条新闻的全球化，可能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我要谈论的首先是智人基因的全球化。一个 BBC 的纪录片讲过，当时就是两三百个来自中南部非洲的智人，在一次偶然的时机，利用红海水位急剧下降的时机，越过了红海，等他们过去之后，红海潮水又涨回去了，这下回不去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往前走，向东向东，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于是到了中国。

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一个巴士模式：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全体下车，待着了一阵子之后，其中一部分人不喜欢这个地方，于是上车继续向东，到了波斯和印度再次全体下车，然后又有一些人不满现状，继续上路往东走，其他人则留在印度。这批人到了越南，从那里遇到太平洋，所以只好转向，北上进入今天的中国广西一带，然后向全中国扩散。你们要知道，东亚地区是仅次于非洲的最好的生物避难所，气候宜人，物种丰富，具有极大的生物多样性。早期没有那么好，冰川时代刚刚结束，但后来越来越好，这是吸引大量殖民者不断从亚洲西部向东部移迁的重要因素。他们就这样成了中国人的祖先。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认北京猿人为祖先的。这个事情现在有几个说法。一个说法是，北京猿人虽然发明了火，但还是没能扛过漫长的第四纪冰川，全体被冻死了。另一个说法是，北京猿人在自相残杀当中死掉了，因为北京猿人是食人族，他们除了狩猎，还互相残杀。第三种可能是被入侵的殖民者智人干掉了。那么北京猿人有没有跟智人发生杂交呢？现在 DNA 还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这些年来，每年都有新的生物学证据出现，不断地更新早期的证据。原来说非洲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没有杂交，现在发现有轻微杂交，这意味着少数智人没有遵守纪律，跟他们的敌人尼安德特人苟且了，而且还留下了“作案”的证据。

在人种的全球化过程中，语言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过去一直认为，人类语言的诞生，距大约是距今两万年才发生的事变。但后来发现，语言在智人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有一个新西兰的语言统计学家，统计了全世界几百种语言的音素，发现在智人走出来的地点，就是南非一带，有一个部族叫布须族，它的音素是 141 个，走到中国的时候是 36 个，走到南美的时候是 11 个，音素在不断丢失，而这个丢失现象，从反面证明了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同时也证明语言在非洲就已经发生了。

2. 神话的全球化

那么人类为什么需要语言呢，那是因为人类出现了信仰，需要跟神沟通，这种原始宗教推动了语言的诞生。我经过长达 20 多年的研究发现，全世界古老文明的神名，它的词头，无论是元音还是辅音，几乎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日常生活语词随着移民过程中，往往因地制宜，不断发生改变，但神的名字因为被尊崇，所以改变就会延缓，位于词头的那个音素尤其慢，像钻石一样，历经上万年的打磨，永恒不变。

举个例子，全世界的水神都是“N”这个发音。中国水神的典型代表就是女娲。包括易中天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女娲的“女”，是对神的性别界定，错了，女跟性别没有关系，

女是一个发音，是水神的音素标记。埃及水神叫努恩、苏美尔水神叫尼拉赫、阿卡德水神叫纳木、希腊水神叫涅柔斯、希伯来的水神是挪亚、阿拉伯的水神叫奴海、印度的叫那伽。

第二，全世界的地神，要么发“G”，要么发“K”。比如说中国的地神，最典型的就是共工，但是共工一直被误认为作水神，而且把发动洪水的罪责推到他身上。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地神不可能发动洪水，他没有这个权能。共工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世界的结构，使得固定不变的日月星辰开始星移斗换，河水从内陆流向大海，整个僵硬的世界变得生机盎然，充满变化。共工显然是人类家园的塑造者。这是共工的功绩，而不是他的罪恶。中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地神叫鲧。他手里有一个息壤，也就是能够生长的土壤，这是典型的地神标记。他的儿子叫什么？伟大的治水者禹，上古周朝时期的发音叫“GA”，他的儿子叫启，上古音叫“KI”，全部是“G”或者“K”发音。这是一个典型的地神家族。

关于日神，我们都知道山海经里有帝俊，还有太阳女神羲和，但大家不知道帝俊后来被儒家世俗化了，他的名字叫舜。大家都知道，英文的太阳叫 SUN，全世界的日神，不是“S”当头，就是“H”当头。我研究发现，舜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日神的非常精妙的寓言。让我们来看看，舜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现在看，它很像是一个男版的灰姑娘故事。舜从小就被后妈打压和迫害。他的父亲叫瞽叟，是个瞎子。他的母亲叫壬水，代表北方寒冷的水系。，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代表着太阳照射下的阴影。这三种黑暗势力联合起来，打击日神。再说日神诞生在什么地方呢？说是他母亲吞下了彩虹，生在一个叫虚的地方，这不是地名，而是北方七宿之一。冬至那天，这个虚宿就出现在正北方，代表着黑暗的终结和一年阳气的开始，这是太阳的重新诞生和抬头之地。在周围一片黑暗的情况下，舜有没有自己的助力呢？当然有，有四个女人在帮助他，其中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是当时国王尧的女儿。皇和英都是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们是日神的最好的助手。还有一个妹妹叫宵明，一个是烛光，一个是夜晚黑暗中的光亮，一个是夜晚的火把。她们发出的光亮虽然比较微弱，但好歹都是对日神的一种支持，你们看，这些人的名字全部是隐喻，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现象吗？伟大的日神在黑暗当中，在妻子和妹妹的支持下，不断昂扬的向上升起，破除黑暗，赢得人们礼赞，最后他摆脱了黑暗的家庭，成为国王和一代贤君。

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除了向我们证明中国神话和历史传说里隐藏了大量密码，还想我们证明，日神舜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苏美尔的日神叫莎姆舒、阿卡德的日神叫沙马什、罗马和北欧的日神叫索尔、印度的日神叫苏里耶。S 和 H 还可以对转，舜在先秦的发音是 H。

3. 丝绸之路：器物和技术全球化

除了人种、语言和神话的全球化，我们还能观察到器物和技术全球化。在苏美尔最早出现的青铜技术，在一千多年后被全球化了。还有俄罗斯草原上被驯养的家马，拉上了马车，开始向全球扩散，在商朝的时候，这两种技术都传播到了东亚地区。由于马车的出现，全球化的时间被加速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从原先的单峰骆驼，发展到是双峰骆驼，后来又发明了驮货的架子，可以承载很多货物，为早期全球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小麦的全球化也变得，中国人原来是不种小麦的，中国东部的东夷人种植水稻，中原这一带种植稷米，就是今天的小米。但小麦后来进来了，优化了我们的主食的品种。

通过这样全球化过程，让我们看到那些世界体系被建构起来，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彩陶。在彩陶的世界体系里，中国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全世界的彩陶，甘肃马家窑是巅峰之作。但它跟西亚的彩陶，互相之间是有交流的，纹饰和器形都非常相似，现在还不能完全断定到底拷贝了谁，我们现在只能说互相影响，而且中国陶工的水平更高，所以我们宁可相信，中国在彩陶文化的全球化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丝绸。但是丝绸并不是张骞在汉代到西域才发生的，中国丝绸在南方早就开始，中国最早的丝绸营造基地在哪里？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它出产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蜀锦。公元前一千年，中国商朝的丝绸已经出现在埃及了，上个世纪末在埃及古城底比斯法老身上发现了一片丝绸，来自中国。丝绸是一种蛋白质，非常难保存，只有木乃伊技术才能保存它。我推测丝绸之路应该在公元前 1500 年就已经形成了。你想想看，从埃及到成都平原，如此漫长的道路，怎么可能，这么远？我跟很多搞历史的朋友打交道，最后我都非常崩溃，因为他们永远跟我讲距离的问题，这么远？交通工具这么落后，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交流呢？

你这也太小看古人了。印度这么多东西过来了，佛教怎么进来的？这么大老远的，人家还不是传进来了？敦煌石窟是怎么出现的？达摩是怎么传经的？玄奘又是怎么取经的？只需用常识和脑子想想，我看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唯一的问题是时间。

4. 自我封闭后的塔斯马尼亚效应

毫无疑问，文明是在这样一种互相学习开放吸纳，当然也包括互相征服和冲突当中建立

起来的，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是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维持下去的。人类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相当于中国的海南岛，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状态。七万年以前，智人进入到了澳大利亚主岛和塔斯马尼亚岛，主岛和外部是有交流的，所以 18 世纪、19 世纪早期殖民者进去以后发现澳大利亚主岛土著还保持相对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塔斯马尼亚岛退化到什么程度呢？早期他们能够使用弓箭，能够狩猎，能够打鱼，但是等到 19 世纪，他们丢失了制造石斧、长矛和弓箭的技术，连打磨骨针都不会了，也不会打鱼，就会在海滩上捡贝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塔斯马尼亚岛极其封闭，然后出现了严重的退化。考古学家把这种文明逆行现象，叫做塔斯马尼亚效应。它向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文明也好，任何一个文化也好，一旦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就一定会衰退和死亡。过去我们一直被告知，中华文明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被血统纯粹的北京猿人后代创造出来的。不知道你们今天是不是还会相信这种神话？

5. 中国神话的四次大焚毁

回过头来讲中国神话。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神话，呈现出一个让我们不太愉快的碎片化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它经历了多次的大损毁。当然其他文明神话也经历过焚毁，但是都有一个重新发现的情况，比如希腊神话，它是被重新发现的。希腊神话在东罗马帝国，在其它地方发现了古希腊的文本，是由一些阿拉伯学者重新翻译，让希腊神话重新从尘土里被发掘出来。那中国呢？很可惜，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状态。反而因为四次焚毁而变得高度碎片化。

第一次是周灭掉商。在民国初，时关于这次大焚毁有过很多讨论。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诸侯为防止孔子这样的人老是拿着周礼去教训诸侯，干脆把周朝那些仪轨、典籍、历史和神话全部烧掉。第三次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当时秦始皇虽然焚书，他在皇家图书馆里还保存了一些孤本，主要是为了垄断知识，但是项羽火烧咸阳三个月，连这点残留之物也被付之一炬。

6. 三星堆文明意味着什么？

用焚烧的方式消灭敌人的文化，最好的实例就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的遗物的焚烧是有计划有规划的，不是一种随便的焚毁，而是经历了一次有组织的、精心策划的仪式。这是一

个什么仪式呢？一般来讲就是新的统治者征服了旧王国的时候，他要把前朝所有跟神相关的器物全部焚毁，以消除它的神力，以免它会死而复生，卷土重来。汉人有一种习惯叫挖祖坟或者挖龙脉，跟这个是相同的道理。

三星堆还有其他两个非常重要的证明，第一个证明，就是三星堆是华夏文明和外部文明之间发生关联的重要证据。整个三星堆文明是一个外来的插片，跟本土没有任何关系。虽然里面也有一些来自中原的青铜器和玉器，但是那都是贸易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三星堆的器形跟中国本土完全不一样，用常识都能看出它们的区别。还有就是青铜的成分，中原的青铜器是铜锌锡三元配方，里面还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锌，但三星堆的青铜器是不含锌的，它的技术是可以把这个锌从铜里面分离出来，这是什么技术？就连今天都很难做到，还有一些器物是焊接出来的，用的是什么焊剂，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它的冶金技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细节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是中原殷商文明的派生物，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发达的技术体系，据说三星堆帝国的影响力一直达到印度，所以在三星堆里大量发现大量印度象牙，还有印度洋深海出产的齿贝，这种齿贝是用来做货币的，所以又叫做贝币。这毫无疑问是丝绸贸易的结果。后来在云南和缅甸又发现了象牙和贝币，所以，从四川经云南到缅甸和印度，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已经被完全证实。

除此以外，我们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来自埃及的一尊神像，这应该也是贸易的结果。中你们要知道，贸易都是双边的，我们输出了丝绸，却运回来青铜技术，还有遥远的神话。这个小神像后来被人认出来，发现他就是埃及侏儒神贝斯，他是战神和性神，脸长得很丑，罗圈腿，喜欢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既然有了神像，那么神话一定也会随之进来，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三星堆的商人自己跑到埃及去呢？应该不是这样。在上古时期，主要的贸易方式不是“直接贸易”，而是接力赛式的，历史学家称为“间接贸易”。三星堆帝国所能企及的范围可能就是到印度东海岸，整个印度大陆是由印度当地人来主持的，然后他们再运到波斯，然后原始波斯人又接过了这个棒子，每一个贸易段落都有自己的掌控者。而每一次转驳都会发生提价，所以到了埃及、希腊和罗马，丝绸就变得极其昂贵，价格翻了上千倍，只有国王和贵族才能消费得起。

7.博物志《三海经》是上古全球贸易的证据

当然，三星堆不是全球化的孤证，另外，我们还拥有一个重要的文献证据，那就是《山

海经》。过去大家都把它当做奇谈怪论，看着玩玩而已。鲁迅写过，他们家的奶妈给他讲山海经，也就是三哼经，哼哼三下，乐上一乐，也就完了。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才发现，《山海经》不只是神话和传奇，而且还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证据。

因为有了全球性贸易，也因为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商人、旅行者和士兵，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见闻和道听途说，这些破碎的小道消息混杂在一起，由《山海经》作者集结成册，变成了全球博物志和大百科全书，所以它的形态是典型的碎片式拼贴，因为来自不同的讲述者，所以都是碎片，而且会有所重复或自相矛盾。

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关于非洲，《山海经》描述了赤道沙漠效应，说寿麻这个地方“正立无影”，也就是太阳直射而没有影子。“疾呼无响”，在酷热的沙漠里喊，声音会变得非常微弱，非常精准地描写了热带沙漠物理现象。“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是说那个地方实在太热了，你们可千万别去啊！这是去过索马里的旅行者告诉我们的见闻。

关于美洲，上个世纪就有一个美国人在研究《东山经》后惊讶地发现，它跟美国中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四条山系的走向、山峰、还有河流走向、动植物情况，以及山与山的距离基本吻合。

关于南亚印度半岛，《山海经》里出现了大量关于反踵国、交胫国、柔利国、僇耳国的记载。所谓反踵，山海经插图描写的是脚后跟朝前的怪物，但你只要换一种思维，把反踵视为脚后跟朝上，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那是典型的盘坐姿势，交胫国也是，是双腿交叉叠在一起，柔利国描写人的骨头特别柔软，僇耳国耳朵特别大，这些难道不都是对印度瑜伽术士的精准描述吗？

关于澳洲，有一种动物叫夔，孔子说，夔，一足矣。形容它只有一条腿。但我认为这是对澳洲袋鼠的描述，上肢因为过于短小，就省略掉了，而下肢从侧面看，也就只有“一足”。还有另外一种生物叫鵽，说它善笑。全世界只有澳大利亚有一种鸟叫笑鸟，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还有《山海经》描写钟山之神，名曰烛阴，眼睛开的时候是白天，晚上闭上的时候是漫长的黑夜，吹气为冬，呼气为夏，这是典型的极夜和极昼现象。赤道的也有了，北极的也有了，美洲也有了，印度也有了，这是什么状况？难道说中国人很牛，当时就跑遍了全世界？要么就是外星人把这些知识传授了我们？比较合乎逻辑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当中，有一位或者几位中国人，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水手和移民的所见所闻。

还有就是三海经里关于洪水的描述。袁珂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神话》这本书里，解释山海经的描述说，女娲这个神太伟大了，她死了以后，肠子都能化成十个神灵。看着这种解

释，我实在是一头雾水。肠子是一种比较脏的脏器，它居然变化成为神灵，这是对神的极大侮辱，完全不符合宗教思维的基本逻辑。但你要是换了一个字，这个这段记载就全部讲通了。

“肠”字在甲骨文里跟“船”字的形状非常接近，很容易被混淆。我据此推测，“肠”就是船的误解。所以我重新翻译了《大荒西经》：“有神十人（诺亚家族），名曰女娲（诺亚）之肠（船），化为神，处栗广（寒冷空旷）之野（大海），横道（涛）而处（漂泊）。”你们看，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诺亚方舟神话吗？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山海经》也收录了希伯来的洪水神话传说。

我坚持认为，《山海经》不仅是神话志，也是全球地理志和博物志，这是它最重要的属性。那些妖魔鬼怪，有些是真实存在的动物，比如说它描写的夔和鸛，还有“见人则眠”的狢狢，那其实是美洲负鼠，被迫急了就装死。这些各地的珍奇动物，经过反复传播后会产生变形和放大，最后变成了“妖魔鬼怪”。

最后我要说的是，就像《神奇动物在哪里》那样，神奇动物就在中国，或者就在中国人书写的全球博物志里。所以，我们应当从《山海经》出发，重新开始我们的神话之旅，开始我们的民族精神复兴之旅，并且重启开放、吸纳和改造提升的历史传统。通过复兴上古神话，不仅回望瑰丽的历史，而且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谢谢大家。

二. 苏丹与朱大可对话

苏丹：朱老师把《上古神系》这两本书通过提纲挈领的介绍，给大家作了一个概要性的介绍。我最近为了这场对话做了一点功课，我记得在十年前，我那时候买朱老师的书，大概 2008 年左右，先是《流氓的盛宴》，因为是当下叙事的东西，我就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看到人间声色犬马的现象。后来又看了一本书《记忆的红皮书》，因为我们俩年龄差十岁左右，但是我的记忆力特别好，所以我一直记得从小发生的哪些事情。当时买了《上古神系》，正好赶上搬家，就没有读这本书。前两天我得复习，得找这本书，那天在微信里说谁有这本书，结果我突然在我的书柜里找到了，所以最近一直在看这本书。这本书是让人非常惊叹的，给我的震撼太大了，读完以后，昨天晚上我跟很多人交流了，他们说朱大可先生在构建一个非常宏大的理想，这跟我们艺术家没有关系，我们艺术家还是拿一种现象，通过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行动和史前文明进行，它变成一个载体和一个工具。后来我又问了一个知识分子北野

（音），他说要向朱老师问好。我说为什么今天没有神话了？北野说启蒙以后，人们过于痴迷于理性和实证，这个就在慢慢削弱神话本身的魅力。还有意思的一点，北大原来文科的，跟总理好像是同班同学，这个人在网上很活跃，叫秦直真人（音），他看了我发的信息，他就给我解读了一下。他说，理性是什么东西呢？修辞是什么东西呢？想象是什么东西呢？诗歌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朱老师是一个文人，是写诗歌、散文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研究这么深入、这么跨学科领域，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我觉得涉及到地理方面的知识、宗教方面的知识、图像学方面的知识、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于人的音素，其他学者对他的论述支持，但是这么多东西要去读，要去看，这本书好像花了您 20 年的时间。即使史学家、文学家，想象力在其中扮演着什么作用？你看到一个图像和证据，把这些碎片联系到一起，把谬误反过来，是需要想象力的，这么一种文字画面的描述，比如他描述《山海经》，就像一把折扇，其实折扇中间有很多裂隙，这个是永远无法弥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朱老师在弥合这个东西。在推理过程中又要有逻辑。所以我在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北大那个老兄是这么说的：皇帝新衣就是修辞，说出裸体就是逻辑，逻辑出轨就是想象，想象成文就是诗歌。

朱老师非常简明扼要的去谈了一下，他谈全球化很简单，但是那个全球化是漫长的几万年时间，从非洲，走到印度这个地方落脚，然后继续向北扩张，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朱老师，您能不能对神话进行一个概括？或者说神话在历史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时这些非洲智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越过了海洋，那他们靠着什么样的信念？这个时候神话对他们有什么作用？就是信仰的东西。昨天跟吴吉安（音）聊了聊天，他认为神话是一种抵抗恐惧、对未来幻想的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

朱大可：神话在历史当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本质上它是宗教的产物，实际上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中国文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诗经》还好，有一点点神话因素，但是不多。但是《楚辞》大部分是祭祀时对神说的那些祭辞。屈原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官员，屈原姓芈，楚国的贵族都是芈，而凡是“M”打头的，全部出身祭司。《哈利波特》你们看了没有？麻吉（maji），那就是祭司。还有另一个词叫麻瓜（mag）古代中国人成为麻葛。这两个词出自古波斯语，都是用来描述祭司的，后来成为全世界称呼祭司的共同语。屈原就是一位大祭司，所以才会写《九歌》这样的祭辞。屈原的九歌非常清晰地表明，文学起源于神话，而神话则于起源宗教信仰，当时的楚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所有的贵族都兼有官员和祭司两种身份。屈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本叫《离骚》，它的话语方式，跟拜火教的经典《阿维斯陀经》，几乎一模一样。但我们现在把屈原当做诗人，把九歌和离骚当做

文学，这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先秦以后，孔子、儒家战胜了一切，那就开始了政教分离，神话被道教接管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儒家的因素，但神话在人们精神生活里，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苏丹：在您的研究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过去说什么都是一家之言，因为这个历史已经经过了几万年的演变，而且人种之间生出这么丰富多彩的肤色、身高。所以朱老师的研究里借助了很多遗传学的证据，可以打通跟第一流科学家之间，能够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如果人类的祖先都是非洲智人出走的这几百人，经过普查以后发现很多人都是几百万年以前同一个母亲生的，在不同大洲的人类。那我就有一个疑问，同一个祖先，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比如布须曼人，他们身材非常矮小，大概一米四几，但是非常能跑，据说他能追狮子，据说能跑三天。那现在到了荷兰，平均身高都到一米八以上，在中国山东就高一些，湖北、四川就矮一些，这个能做一些解释吗？

朱大可：人类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就是因地制宜，根据地理和其后的状况来进行自我进化。原来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写过一本《艺术哲学》，他发现了地理对人类容貌、习俗和审美趣味的重要影响。你长期待在非洲面对酷热的阳光，皮肤当然是黑的，但为了隔离阳光，头发必须卷曲，形成一个隔热的空气层。相反，高纬度的民族，因为空气寒冷，必须把鼻道变得细长，使空气进去以后能在长长的管道里加热。当然，这是一个生物学方面的话题。

苏丹：朱老师今天讲的话题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话题，虽然他讲的是全球化，他讲的是我们文明是怎么发展的，而从人类学角度来讲，是不是说现在发现了最早的人的头骨就是在非洲，是在肯尼亚还是南非？

朱大可：应该更靠近南非。

苏丹：我和物理学家丁先生一直有合作，他研究宇宙和暗物质，他说生命是宇宙中极为偶然的事。出现人这种东西是非常偶然的事，在物理学家眼中，世界就是那么冰冷。这件事情我想听您说几句。

朱大可：我真不懂生物学方面的东西。

苏丹：神话是不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答案？

朱大可：我个人感觉，人类一旦诞生了，他就不再是偶然的。苏丹老师介绍，我做当代文化研究和批评，同时又去做更古老的东西，大家会觉得你有点精神分裂，这两个东西根本不搭嘛！其实我看它们最搭了，它们彼此构成了一个衔尾蛇式的闭环。为什么说神话是最古老的，它同时又是最当代的呢？为什么今天好莱坞整个娱乐工业都是靠神话支撑的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因为神话里表达了人的最本始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永恒。比如说今天中国电影和文学里，最走红的是类型是什么呢？是灰姑娘故事，是玛丽苏和杰克苏。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下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我们置身于一个生存有难度的空间里，我们要从这个环境里脱颖而出，摆脱困境，就像舜和灰姑娘那样，在各种后妈式的虐待里成为胜利者，这个叫做人生逆袭。只有这种故事能够鼓舞我们，点燃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给予我们未来的希望。周星驰拍了《美人鱼》，当时中国的电影票房之前一直很低迷，到他那儿突然一个飞跃，达到 33 亿之多，我想就是这个原因。灰姑娘的欲望是亘古不变的，神话超越了漫长岁月，提供了故事原型，满足了我们的欲望，给了我们最古老的动力。《山海经》也是重要的神话原型，是我们梦想的内核，成为叙事学和图像学的灵感源头，为今天的娱乐工业或者文创产业，提供了永恒的素材。

苏丹：《山海经》有开始升温的迹象，新的《山海经》绘本出来了，我买了一套，但是一直没看，是因为我一直处在周围的社会环境，热闹的要命。艺术博物馆一楼正在举办一位老前辈的画展，就是刘绍荟老先生，他要做一个大画就是《山海经》，说要赠送给我们博物馆，非常不巧的是他的夫人病危，他就把这件事搁浅了。从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是需要这种东西的，是需要神话的。您书里谈到了集体无意识这件事情，能不能讲讲集体无意识和上古神话的关系。

朱大可：集体无意识是荣格提出来的，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他提出来一个全新的说法，他认为很多人，出生在不同的家族，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但他们的欲望和做出来的梦是一样的，这就叫集体无意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心理师聊天，他经常会用一个希腊神话加以解释。这是弗洛伊德的建立的临床心理学传统。但有人病人会抱怨说，你为什么老师要讲

希腊神话呢？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不用中国神话来给我治疗呢？是的，这需要神话学家跟心理学家进行深度合作。基因里有一种文化记忆，也就是集体欲望，可以通过历代不断的积累，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式给传递给下一代，然后在我们的梦境、叙事和话语呈现出来。这种东西叫共时性文化，全世界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就是欲望的共同体，或者叫集体无意识共同体。

我的《华夏上古神系》跟荣格的观点有一点不同，我认为有一部分东西是集体无意识造成的，但还有一部分是传播造成的，你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集体无意识的。比如青铜器，青铜器是苏美尔人发明，但我们也有这个，这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吗？当然不是，这是传播的结果。所以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共时性的，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是历时性的，也就是传播的结果，两种方式叠加在一起，形成文明塑造的两种基本力量。

苏丹：朱老师一方面是写当下的事情，比如《流氓的盛宴》、《记忆的红皮书》，但是又做上古神话的研究。这两个东西都很有意思，我想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从出版角度来讲，现在哪一类书卖得更好一些？因为这反映了大众文化的状态。

朱大可：当代研究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但是对不起，现在出版社不敢出，不是他们不关喜欢，这个你们懂的。但神话的出版是比较安全的。

苏丹：对历史感兴趣，对我们的文明感兴趣，这个国家就进步了。

朱大可：年轻人有些观念，深受教科书的影响，很难摆脱，但是很多年轻人在不断追问，试图探究华夏民族精神、华夏历史的起源。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观点是互相矛盾的，但这都没有关系，百家争鸣嘛。胡适原来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现在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在做我的研究。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前途的，我现在不仅自己写给成人看的研究文字和小说，而且还以工作室的方式，组织青年作者去进行少儿神话文学的原创。用神话跟历史进对接，跟想象力进行对接，跟未来对接。无论如何，神话都是文化复兴的起点。

三. 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我是非专业人士，我一直特别感兴趣，想让朱老师跟我讲讲炎黄大战。我觉得神话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对少儿灌输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有深远意义。

朱大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蚩尤在主流古代神话里是个反面角色。中国文化是推崇黄帝的，但我们又是炎黄子孙，他俩当年是死敌，打的死去活来，怎么会成为我们的共同祖先呢？这必须要加以合理的解释。当时炎帝是东夷人的精神领袖，是火神。黄帝是地神，是来自西部游牧民族，双方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黄帝两次大战都是发生在河北山西一带。争抢什不仅是地盘，更要紧的是盐。为什么呢？因为东夷族控制了渤海湾的海盐资源，而盐在当时是重要战略资源。中国的两千年专制史，其实就是盐铁控制史。第一次打了以后，信奉炎帝的部落联盟失败了，但他的集团里诞生了一个新的联盟领袖，那就是战神蚩尤，隔了一百多年以后，他起来重新跟信奉黄帝的部落联盟对战，双方打得非常惨烈，最后以蚩尤战败而告终。关于蚩尤的下场，后来我们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里找到了答案，里面提到黄帝把蚩尤抓住以后，首先是把他的头发割掉，当时割掉头发是对人极大的羞辱，把头发挂在旗杆上升起来，叫做蚩尤旗，然后又把他的头割下来。再把他的皮扒下来蒙在木板上，让士兵进行射箭比赛。然后又把他的胃充气后当球踢，网上有人说这是世界足球的起源，这样做还不解气，当时流行一种酱菜叫苦菜酱，黄帝下令把蚩尤的肉剁成酱，混合到这个苦菜酱里，逼着大家吃。你们可以看到，在黄帝的性格里，具有游牧民族的那种残酷性，所以我们引以黄帝为自己祖先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祖先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我个人非常同情蚩尤。他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战神。他死了以后，他的部族逃到了南方，成为三苗和九黎的先祖，被他们祭拜。但在中原地区，他是一个失败者，是炎帝族最痛苦的记忆。

观众提问：从人和自然角度问一下华夏神话，包括您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三个神话，除此之外还有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如果您从经历来看，华夏神话人和自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朱大可：这三个故事有一个共同主题，人在跟自然对抗当中人的渺小性和无力性。愚公到最后是感动了天帝才把这个山移掉了，如果没有感动呢？一个农夫和他的家族，能够挖掉大山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欲望里天然包含了很大的悲剧性。它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才是

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是人定胜天的那种革命方法，还是顺应自然的那种道家方法？这三个神话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无法胜天。如果从这里顺势利导，导引出人和自然要和谐，不要鲁莽地对抗它，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这就是道家精神，这种精神是今天我们重建跟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出发点。为破坏和征服自然，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如果继续在教科书里一味强调人与自然的对抗，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些故事里得到自己的启迪。神话是开放的，它没有固化的结论。

观众提问：您刚才讲到蚩尤被山苗祭祀，但是山苗传统纹样和装饰又大量出现洛书河图的纹样，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朱大可：这是作家阿城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在原来商的青铜器上有饕餮纹，这个传统在苗绣里保留下来了，所以他的观点是苗族继承了商的文明。那么饕餮纹又是个什么东西呢？阿诚的观点是，它是天极星的一个对称性图像，表达古人对天极星的崇拜。但我个人的看法，饕餮纹表达的，可能是我们目前还不太知道的天神，你们可以在良渚神徽里可以看到他最早的图形。我甚至认为，饕餮纹表达的可能就是少昊，或者是少昊的神兽坐骑。我相信再过两年，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研究结果出来。当然，阿城的这种探索，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倾听。

观众提问：非常感谢朱教授今天晚上的讲座，那么博大有趣。我问一个小问题，据我过去的理解，中国的神话人物有些人面兽身，和埃及的人物形象更好相反，他是兽头人身。蚩尤是牛首。所以您讲到神话全球化，希望从这个角度再多讲一些。

朱大可：埃及神话有没有对中国神话发生影响？完全有可能。我正在研究少昊神话。曲阜那里有一个少昊陵，形状是金字塔，这是中国唯一一个金字塔，说是宋代建的，但是宋代是重建的，在这之前是个什么来历？完全不知道。山东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今天的 DNA 调查，都发现 2500 年前出土的人骨当中，欧洲人的成分很高，山东人的确与众不同，高大白皙，美女如云，中国的主持人、演员都出自那个地方。我看过日本写的一本书，对山东人评价最高，所以他们会争夺青岛，德国人也是一样，除了地理位置以外。为什么呢？很简单一个道理，航海如果过了马六甲以后，顺着东南季风和北太平洋环流往北走，山东是一个非常好的落脚点。所以远道而来的水手会在那个地方上岸定居，跟当地女人结婚生子。少昊的神

话可能就是这么带进来的。埃及有一个太阳神叫拉，是鹰头人身，他有一个儿子叫荷鲁斯。少昊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荷鲁斯。少昊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年轻的荷（鲁斯）”。我们今天还讲太阳金乌，太阳里面有一只鸟，日和鸟二重性，为什么？太阳和鸟是什么关系？最早的关系是谁建立的？当然是埃及神话。只有埃及神话强调了日神和鹰的形象的合二为一。我一直猜测，少昊神话是跟埃及神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相信，中国神话是一个熔炉，中国文化是一个杂交的文化，它既不是西来说能够讲清楚的，也不是本土说所能讲清楚的，它是一个开放的，反复吸纳、融合，同时又对外输出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共同体。

苏丹：朱老师其实给我们一种勉励，写历史、研究历史实际上是对未来进行展望，我们不要封闭，固步自封，妄自菲薄，用一种更开阔的态度去看待未来。

朱大可：我 PPT 里引用了周有光先生的一句话，不要用中国眼光去看世界，而是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另外还一句话我要送给在座的朋友：你是一位中国公民，同时你更是一个世界公民。

观众提问：我没看过朱老师写的书，今天听朱老师讲的内容，相当有启发，您的视野很开。我们是做创作的。对我们来说，不是做学术真的要去寻找一个真相或者答案，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真实的疑问，那个真实的疑问会在每个人的心里出现，比如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现象感兴趣？或者为什么那个神话对我们这样的人很激动？或者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儿童故事，这种差别可能是形成事件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原因。比如精卫填海，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这些地方的人确实因为这种故事而形成某种倔强的信念或者区域里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产生这样的故事，所以才会开凿红旗渠。只要你坚定的相信你能做成一件事情，不辞辛劳、不怕费劲就铁杵磨成针了。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神话故事在很多时候塑造了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叫灵魂。

朱大可：当然，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结晶。

观众提问：这个结晶不是我们做过之后才决定的，而是先有了，我们再慢慢的做得像它。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挺大的苗帝项目，因为蚩尤这个话题躲不开。在苗帝的走访里，他们传统图案里面没有任何跟蚩尤有关的东西，我找过社科院的老师，他们很多是苗人，他们做社会学的调查，在 80 年代之前，当地人都不知道蚩尤，换句话说，蚩尤神话作为他们的祖先，这

样一种描述似乎是在 80 年代之后教给他们的。苗人过去没有跟汉人对抗级的神话祖先。在这样一个过程里，比如蚩尤这个故事在我们的逻辑里当成一种什么角色，但是真的冠在那个民族里的时候，他们以一种很古怪的方式灌输进来的。最近在雷山要建一个很大的蚩尤塑像。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对于苗人来说，我们跟苗人讲，你是不是怀疑蚩尤是你的祖先？他们很愤怒，蚩尤是他的祖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骄傲，我们曾经有一个跟汉人的黄帝对立、平起平坐的伟大先人。这个时候你说祖先不是蚩尤，你拿学术或者考古那套说，这个会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这种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在神话传播过程里不停的出现。

朱大可：太有可能了，因为神话会丢失，还会去找回，找的时候有可能会找错，找到了别的神。苗族这个事情我还不了解，没有做过调研，但是其他族我都做过，比如彝族，就有很明确的以蚩尤为祖先的说法。各个民族情况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对黄帝的崇拜也是被建构的，炎黄子孙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民国。最早的黄帝地位是怎么被提高的呢？是战国的时候，齐国有两个国王，齐宣王、齐威王，他们父子俩把原来的国王废掉了，原来的国王姓姜，他们姓田，黄帝的黄字有一个田字嘛。而且他们的老家是陈国，而陈国是老子的故乡，所以他们就只认黄帝和老子。搞出一个新的学派叫做“黄老之学”，征召全国各地的著名知识分子，给他们很高的待遇，高工资、大别墅，还配上宝马奔驰之类的高级马车，让他们为国王干活，把黄帝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黄帝崇拜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家搞的谋略。

观众提问：刚才那位说苗绣里面没有蚩尤，我是见过的，大量的图样里面，蚩尤是牛首，您是搞美术的，古人画东西不会瞎画，一直有一个延续的符号，虽然它会变形，但是会有一个本原的图形，所以苗绣有蚩尤的形象。张光直（音）提出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同源，包括大量的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环整个太平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的？

朱大可：玛雅文明，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支持它是跟中国文明有关系的。玛雅文明是一个外来物，它的天文学非常先进，但跟中国没有关系。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跟中华文明有关系的。首先是 DNA，最近的 DNA 检测，发现玛雅人的 DNA 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点，这是最根本的。第二，一些学者在壁画上找到了上百个很像是中国甲骨文的文字，这是最近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一位美国博士的发现。还有，他们信仰的羽蛇神，这其实是商朝信奉的应龙，炎黄大战里面出现过，是一种长着翅膀的飞龙，专门负责布雨。另外，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和玛雅人有玉崇拜，所以这两个文明之间有不少交集，这种交集一定是交流和传播的结果。当然，历

史上有一个说法，说是商朝末年，东夷有一个大将叫做侯喜，在商被灭以后无处可逃，率领 20 万部众乘船逃到了美洲。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次，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向美洲的反复多次的移民运动。是的，中国文化不仅在输入，同时也在不断的输出，玛雅文明受中国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谢谢你的问题。

苏丹：朱大可是当代中国顶尖的学者，才华横溢，他不光是做学问的逻辑性，他身上能看到那种非常闪光、让人绝望的东西。2010 年我出过一本杂文集，之前读他的书读了一段，非常激动，那时候我是对比年龄看，你当时在澳洲讲失眠，我说我到什么年龄段有没有可能接近、追上，我后来很绝望。包括他文学的东西，今天谈的话题，他有浪漫主义的情结，但是他是史世，他描述现实里鲜活的东西太精彩了。从学者身上和才华身上，能变成你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

我举个小例子，四前年我在上海陆家嘴，他们剩了最后一块地，就是做码头的工厂，由境外设计师做的一个双塔建筑，然后船下海的通道都有。当时上海请了很多规划单位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说艺术院校找几个人，海阔天空的人，我就算一个，还有上海的米丘，还有日本做六本木的那家，三拨人去，一家做一个方案。我觉得这是上海浦东最后一块地了，最紧俏的东西，这个场所应该给上海一种新的幻想，补偿上海精神里匮乏的东西。我在寻找上海匮乏的东西，我就想起了朱老师，我觉得上海精神力儒雅、精致、情调都有，但是缺少那种宏大的浪漫的东西，缺少一种野性。我觉得朱老师文采风格里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写文本的东西，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谈上海这个城市。我用了朱大可一段语言，我觉得上海应该有这种东西。您当时谈上海码头运大便那个描述，不可想象上海的文人把这种题材能拿出来，这么有魄力和包容力，这么有破坏性。那个文本做完以后，但是没有想到老建筑和新建筑这个逻辑，然后我带着助手飞到上海，突然想通了，把逻辑关系串好。下午他们让我去讲方案，我一口气讲了 50 分钟，包括两个建筑行程一个有点像生殖器官的关系，下水的坡道，我觉得就是一个让想象力诞生和辅助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具有母性情怀的东西，然后生出建筑的一个形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说不行，负责人是上海同济毕业的，他对这块地定位是叫上海光阴的故事，我们完全不对路子。我觉得上海应该有为朱大可这样的知识分子骄傲。